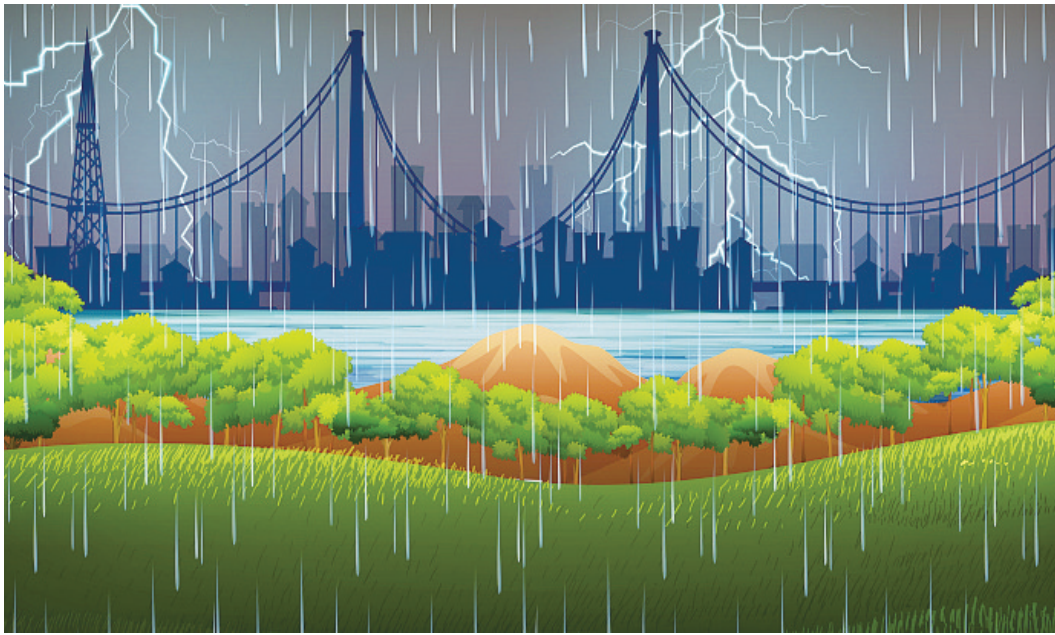




本土文本

“100英雄” (小说)

□顾子墨



墨黑的乌云在河岸上挪动着,台风呜咽地在天边低吼,没有关好的窗户一开一合地噼啪作响,偶尔夹杂着乒乓的玻璃晃动声。天地已经模糊得分不出界线,好像即将被黑暗吞噬,不禁令人产生一丝恐惧之感。

粗大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透过泛黄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天地间挂着无比宽大的瀑布,黢黢的一片。雨打在对面房顶的瓦片上,溅起一片水花,像水在屋顶上沸腾。地上的水越来越多,汇合成一片湖塘。范中立站在窗前,手上转着钢笔,打着定盘星。

“老范!”李成站在范中立的办公室门前喊道。

“嗯,”范中立回过头,“李书记。”

冷风从窗外外面猛灌进来,略带腥味的气息弥散到屋子里来。范中立一下把窗户关起来。

“这回的暴雨估计有得下了。”李成走进来,把一摞材料放在范中立的办公桌上。

范中立把手里的钢笔压到材料上。“你就这么喜欢这支钢笔?”

“当然,这是我女儿在上海用第一个月工资给我买的,100英雄,用不坏的。”

“打住打住,我不想听你吹牛。这样,省里要来几个人,你不是马上就要那个了吗,你和王秘书他们陪一下。”

“哎呀,我还有……”

“打住,你不要一有应酬就这个那个的。我跟你讲,你马上就要升了,这个时候,要稳,不要整天捣鼓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你说北三县的农民种个地你还要亲自跑到田里去调研,你图什么呢。正好,那个圩港大桥,刚通车,6000米,还是高铁两用,这是你的成绩,正好在领导前面表现表现,混个脸熟。”

“好好好,你别跟我搞这套,我去还不行嘛,晚上我跟晓寒说一声。”

“早这样就不好了。”李成转身要走,“还有,你都是行署专员了,马上就是书记,别什么事都跟老婆汇报,走了啊,好好安排一下……”

范中立摆摆手,一副没眼看的样子。

晚上,范中立倒是没喝多少,二两下肚,头就有些晕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范中立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端起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泡的茶喝了一大口,又把几根茶叶吐回去。范中立不情愿地拎起电话。

“喂,什么事?”
“范专员,出大事了,圩港大桥塌了!死了好多人!你快回来吧,书记正找你呢!”

“什么!”范中立一下子吓醒了。“什么东西塌了?”

“圩港大桥!喂!听得见吗!雨太大了!您赶紧来吧!”

“嗨,嗨,嗨……”对面已经挂了电话,范中立慢慢把手放下,将电话扣上,忍不住说了句脏话。怎么会呢?才通车还没一周呢,他不是才去剪彩的吗……

来不及多想,范中立披上雨衣,拎着皮包出了门,朝地委大院赶。雨完全没有要停的意思,河水已经漫过河岸,塑料袋、花盆、木板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在水面上漂着。一只湿漉漉的黑猫在树上抖着毛。一排自行车倒在地上,几乎已经泡在了水里。

地委和市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范中立穿过奔跑的人群,蹚水赶到了邮电大楼。他推开邮电大楼的玻璃门,大喊着命令报务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军区发出紧急求援电报。没几个小时,两架直升机就轰鸣着从西面飞过来。

地委主要领导和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七一五圩港大桥特重大事故专案组”,召开紧急会议。紧闭的会议室里传来一声接一声的质问。
忙了一周,开了一个又一个会,经过专案组的调查,基本确定了大桥本身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中央高度重视这场重大事故,派专人常驻指导。

正午,持续两周的暴雨终于停了,这让许久不见的阳光显得格外刺眼。人们稀稀拉拉地从屋里走出来,打着伞,推着车,匆匆忙忙地往家走。范中立推着“二八大杠”去人民路上的修车摊修轮胎。一个女人佝偻着背,穿着暗红色的反穿衣,戴着被自行车润滑油弄得黑漆漆的袖套,正摆弄着手里的零件。

“诶,老板娘,老板娘,今天怎么你一个人出摊啊?”

“我男人?哼,我男人被圩港大桥带下去咯,带下去咯……狗日的范中立……”女人双目无神地不知道看向哪里想心思,嘴里啾啾地重复着。

范中立一阵尴尬,挠挠头,“不好意思啊,节哀顺变,节哀……你帮我看一下轮胎……”范中立看着女人,犹豫了一下,说道:“大姐,这范专员怎么了,你

这么骂他?”

“范专员?哦,他是清官,可他老婆贪啊,吃里爬外的东西,收了承包商钱,偷工减料……”“哦,是吗,是吗……”

范中立在路旁蹲下,从白金色的烟盒里抽出一支“大前门”,向一旁卖墨镜的小贩借了个火,吞了一口烟,盯着轮胎发愣。

“修好了。”范中立从票夹里拿出一张十元的纸币递给老板娘。

“你这我怎么找得开,算了算了,你下次再给吧。”

“不不不,你收下,你收下,不用找了……”范中立把钱塞到女人手里,转身骑车走了。

“喂!”女人在后面喊着,“我不要你可怜!你拿走!”

范中立把手伸进铁栅栏门里把锁打开,再把木门打开,也不关门,径直跑到桌前拎起电话。一会儿,保晓寒走进屋子。

“怎么了这么着急?”

“你老实说,圩港大桥的承包商找过你吗?”范中立坐在椅子上,没有看保晓寒。

“什么承包商……哦,建工的赵老板找过我。”

“他找你干什么?”范中立皱眉。

“什么干什么,就吃了顿饭。赵老板说,请不动你这尊大佛,他想交个朋友都不给他面子……”保晓寒一脸嫌弃。

“你收了人家钱?”范中立靠在椅背上,点起一支烟,有气无力地问。

“什么钱,我没收啊!”保晓寒一脸疑惑。

“你没收钱?他没给你送礼?”

“哦,就两盒茶叶,我想茶叶也不值几个钱,就……”

“什么茶叶?在哪儿?”范中立一下子站起来看着保晓寒。

“就在……就在厨房的柜子里,说是龙井……”

范中立把烟往茶缸里一丢,跑到厨房翻了翻起来。

“你别翻了!”保晓寒喊着。

范中立根本不理会她,从柜子深处掏出几个茶叶罐,上面的贴纸印着“西湖龙井”四个字。

范中立用力扒开茶叶罐的盖子,里面的东西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里面没有什么龙井,而是用皮筋绑

着的一卷卷“大团结”。他把茶叶罐丢在桌上,又扒开一罐,又扒开一罐,里面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票子。

范中立拎着从厨房里走出来,手上抱着一堆茶叶罐。

“这是什么?龙井?去你妈的龙井!”范中立把几个茶叶罐摔在地上,朝保晓寒吼道。

保晓寒看到从茶叶罐里滚出的钱,吓得瘫坐在沙发上。

范中立拎起电话就要打给李成,保晓寒急忙按住电话。

“别别,别打……求你了,你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谁能救你!”

保晓寒呜咽地说道:“就算不为我,为你你自己想想,你马上就是书记了……你想想女儿!她在上海有了工作,我们还要看她嫁人……”

范中立点了一支烟,不知道看着哪儿打着定盘星。

八月,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流动得使人们可以忘记许多事,景物好像美得使人心慌。

范中立坐在软椅上,批复着“七一五”案的善后文件。他挪动着臀部,好像怎么坐都不踏实。或许坐板凳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过劳。王局长已经被带走审查了,建工公司总经理赵东也已经交代了他在施工时吃回扣的事实,好像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

王秘书敲着门。“范书记,外面来了几个上访的群众,吵着要见书记,您看……”王秘书站在门口问道。

“知道了,我一会儿来,你把他们请到接待室,站在门口像什么样子。”范中立说道。

范中立签完手上的文件,站起来。他的衬衫碰到了文件,纸上的钢笔滚到了地上。

范中立赶忙把钢笔捡起来。他看向笔尖,笔尖微微向外弯曲,已经开了叉了。范中立盯着金色的笔尖。他引以为豪的“100英雄”,他心里坚挺的“英雄”,瞬间被世界最软的力量揉化了。他一辈子不想想着成为女儿心里的英雄吗。

“不迟吧——”,范中立豪迈地仁在窗前,“永远在路上,对——”他眯着眼睛盯着远方。他敷衍地想着,他还配女儿的“满分”英雄吗。

窗外,熙熙攘攘的声音逐渐靠近。范中立把手放在座机上,拎起了电话。



江海新韵

青春礼赞(外一篇)

□杜纪英

◎青春礼赞
青春如同婀娜的花蕾,
朵朵含苞待放,绽放在阳光下;
每一天都湛蓝如天,
总能让人心中充溢无限感慨。

在这青春的时节,
我们是闪亮的星辰,是舞动的灵魂,
我们奋斗在梦想的大道上,
永远保持着追求、勇敢和坚持。

我们眼中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
像远山一般挺拔、又好似出水芙蓉翩翩;
每一步都意味着探索和发现,
每一次尝试都是一片新天地。

青春如同燃烧的火焰,
迸发出无限的热情和活力,
它能够燃烧走过岁月留下的沉闷,
让我们重新拥有美好和梦想。

轻轻地唤醒你的内心,
让你和青春不期而遇,
在这光彩夺目的时光里,
让我们一起行走在阳光下。

因为我们有着坚强的心,
不会轻易屈服,始终保持着信仰;
再小的梦想,也能燃烧我们的生命,
让这青春之花永远绽放在我们心间!

◎劳动之歌
快乐的源泉莫过于,
指尖创造的幸福。
风吹过大地,
流逝的岁月清晰可见。

四季的轮回,
丰收与劳动结成耕种。
金色的麦浪,
记录着一代人的荣耀与梦想。

无论是丰收还是风雨,
被劳动铸就的精神,
涤荡着一切的辛劳和疲惫,
唤起着沉睡的生命。

劳动之路从未终结,
每一步都是美好的启程。
让劳动之歌在心底响起,
向疲倦与苦难说再见。

每一声呼吸,
都有一份坚定和力量。
让劳动之光照亮前行的路,
闪烁出辉煌的色彩。

劳动,是一面旗帜,
是追逐的力量和支撑。
劳动之歌唤起心底的深情,
让每个人充满自信与勇气。

从清晨到黄昏,
从春天到冬季。
劳动之歌,永不停歇,
为万物创造美好的明天。

爱情(组诗)

□晓川

◎阿诗玛
阿着底的格路日明家
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她像石竹花一样清香
像美伊花一样鲜艳

“绣花包头头上戴,
美丽的姑娘惹人爱。”
采摘鲜果的阿哥
遇上了放羊的姑娘阿诗玛

哥哥像顶花帽子
盖在妹妹的黑发上
妹妹像朵鲜菌子
长在哥哥的大树旁

阿黑在石子地上种芭谷
芭谷比别人家长得旺
阿黑上山砍柴火
比别的小伙子砍得多

他骑上骏马矫健如飞
他挽上神弓如虎添翼
他弹的弦子格外动听
他吹的竹笛分外悠扬

“圭山的树木青松高,
撒尼小伙子阿黑最好。
万丈青松不怕寒,
勇敢的阿黑吃过虎胆。”

花儿一样鲜艳的阿诗玛
让热布巴拉的儿子阿支垂涎欲滴
“清水不和浑水一起蹬,
绵羊不能伴豺狼。”

秋天到了,阿着底水冷草枯
阿黑赶着羊群到遥远的地方放牧
热布巴拉的家丁
如狼似虎地抢走了阿诗玛

阿着底的报信人
找到了牧羊的小伙子
阿黑星夜兼程,跨山涧,过险崖
从远方赶回搭救心上人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
我和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
从此妈妈不忧伤。”

“蜜蜂儿不落刺蓬棵,
蜜蜂落在鲜花上,
笛子吹来口弦响,

你织布来我放羊。”
热布巴拉父子丧尽天良
他们勾结崖神
要让十二崖子脚下的大坝决口
淹死阿黑和阿诗玛

热布巴拉带着家丁
把上游的岩石扒开
洪水滚滚而来
阿诗玛被卷进漩涡没有了踪影

月色迷离,凉风阵阵
阿黑举着火把,呼喊着急姑娘
名字

在石林里,在山崖间
在荒野之夜,人们把阿诗玛
寻找

十二崖子上
应山歌姑娘跳入漩涡
她排开洪水救出阿诗玛
阿诗玛的身影已化成石峰

她在山岩中隐藏自己
她的声音永远回荡在石林
那石头般坚硬的灵魂
早已无人能再次唤醒

◎民歌里的爱情
“割麦割到秦岭梁,
情郎情妹哭一场。
今日一别何时见,
除非明年麦子黄。”

石碑上的虎瓦民歌
用西夏文写就
这麦收季节的爱情
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

在《古诗十九首》里读过的爱情
在唐诗宋词里吟唱过的爱情
带着一个海枯石烂的古老约定
仿佛一切只是昨天的记忆

“葛条开花连蔓缠,
亲口许你五十年。
四十七岁短了寿,
奈何桥上等三年。”

从诗经的源头
流淌出的爱情,婉转空灵
民歌里的爱情仍将继续
永不言弃,生生不息

无边新雨(散文)

□李灿

听他介绍河水里什么鱼在洄游。他又看了一阵河水,嘴里独自念叨着什么,带着微笑向不远处的菜场走去。

我们打着伞撒到汽车里,各自嘻嘻哈哈地评价着老者的神奇,然后驾车向集市开去。街道上,有行人匆匆赶路,外衣淋湿却依旧精神抖擞,那些刚刚泛绿的道旁树被雨水浸润后,仿佛更加具有生命的活力,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们找遍了菜摊,却没有发现老者。谁知道他是换了一身行头,还是回家换衣服去了。听人说,在这临近长江的小镇上,生活着几十个这样的渔民,他们怀念过去的时光,也热爱今天的日子。这样的老者长相普通,脸上总是挂着对生活的满意和自得,他们衣着朴素,表情出奇地相似,一旦混入人群,很难把他们再次找出来。

春天里最普通平凡的一幕,因为一场雨水的突然来临,而显得特别有意思。出了小镇,把车停在两边长着高大水杉的老公路边上,几个人沿着长满青草的乡间小道打伞前行,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我们各自在伞覆盖的范围内,无处不在的美景却在伞沿儿之外。

我们在田埂上唱着青春的歌谣。不知不觉,小雨濡湿了我们的鞋子、裤脚或裙边。似有若无的风带着寒意,我们却兴致不减。我们欢笑着春雨和东风带来的那份清新和锐不可当的力量。我想,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这份甘霖也是一种别样的美丽,让人们更加鲜明而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珍贵和愉悦。

走着走着,我们走到一片阔大的湖面跟前。高速公路取土留下的,怕有二十来亩,当地人因循就势,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养鱼的小湖泊。神奇的是,我们竟在湖泊的东北角上遇到了大桥上迎风唱渔歌的老者。

他正在垂钓。面前摆了四根鱼竿,平均一两分钟拽起一次,每一次都不落空,全是鲫鱼,小的一二两,大的半斤左右。他穿着雨衣,一个人热热闹闹地忙乎着。

他无声无息忙碌的样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向他走过去。远远的,我们并没有看出他就是谁。走近,他于拽钓竿的间隙抬眼看我们一眼,我们才发现他是那唱渔歌的老者。

我们问他:“您不是在市场上卖菜吗?”

“那么好的钓鱼天气,还卖什么菜?市场上没有我卖菜,就没见谁吃不上菜。”他把一条三四两的鲫鱼从鱼钩上取下来,抛进一个曾经装立邦漆的大铁桶里。铁桶里有四五十条先前钓上来的鲫鱼。

“我们刚才还看见您在大桥上唱歌呢!”老者听了嘿嘿笑着不答话,手里依然忙碌着,把鲫鱼取下来抛进铁桶,从一个塑料小盒子里取出一条红色的小蚯蚓穿到鱼钩上,把鱼竿和鱼线往湖面上抛,又弯腰去起另一条有鱼上钩的鱼竿。

我们问他,这湖面是不是由他负责管理。他说别人承包的。我们又问他,是不是太想捕鱼了,趁着天气好,找个

地方过过瘾?他明白我们的意思,仿佛有责怪他不务正业,丢下卖菜的摊子不管,只顾卖弄自己是个老渔翁,只顾钓鱼。他说:“我吧,一年到头也就钓这么几天,别的时间,都在菜市场卖菜。”我们觉得奇怪。他说,这样细雨蒙蒙的天气,最适合钓鱼;鲫鱼在这季节即将产籽,不钓上来一些,任由鲫鱼滋生,别的鱼就没法生长了,因此鱼塘的承包者欢迎大家来钓鱼。

看着湖面上茂盛的青草,不像经常有人踩踏的样子,我们说,好像也没见几个人来钓鱼。

他从怀里掏出纸烟和打火机,啪一声点着了,吸了一口,嘴巴上喷出一阵白烟说:“现在的人都忙着到城里挣大钱,谁有工夫上这荒郊野地钓鱼?只有我这老家伙,儿子媳妇在外地承包工地,孙女也工作了,菜场上挣不挣得到钱,都不缺吃喝,才有心思到这里来垂钓。”

我们问他,您钓了那么多,吃得完吗?

他嘿嘿又是一笑说:“我是卖菜的,鲫鱼也是菜。”

鲫鱼也可当菜卖!这句并不幽默的话,却实实在在把我们逗笑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都觉得,这个春天,我们不仅看到了蓬勃生长的花草树木,也看到了人,见识了一个老者的自由和洒脱。无边的春雨给大自然带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也给人类带来新鲜和新奇,于不经意间发现的生活细节,恰恰是打开春天的方式。

